

中国民族透视丛书



吉普赛人

主编 宋全 职慧勇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國外民族圖視圖書

吉普賽人

宋全 編著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

《域外民族透视丛书》编委会

顾 问：徐万邦 金炳镐 温 华 刘 军

主 编：宋 全 耿慧勇

副主编：李自然 韩国纲 李永年 张 宁

编 委：张金方 欧阳青 张哲生 韩国纲

李永年 李自然 伍文贵 贺云峰

徐万邦 李德成 张 宁 丁 宏

耿慧勇 张继焦 刘 军 宋 全

策 划：张金方 宏 鉴

序

金炳镐

当今世界是由两千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回首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各民族虽然文化各异，发展水平参差不同，但都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众所周知，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国度的中国，曾一度傲视群雄，令世人仰慕。然而，时至近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紧闭的国门被外国殖民列强焚之一炬，神州涂炭，国人由此陷入了被动挨打的窘境。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民几度抗争，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进入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施行与深化，中国又重新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成员。当此之时，形势的发展格外需要我们去详尽地了解外部世界。只有经过对各国民族文化的全方位研究以及与我们固有文化进行比较，我们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在同国外的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达到少走弯路，快速发展的目的。

介绍国外民族文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之一。从目前看，该项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关的书刊论文不断问世。但总体而言，这一工作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比如内容不全面，令人有盲人摸象的感觉，并且容易产生误导。针对这种局面，中

* 序言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问题研究所教授，我国著名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专家。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问题研究所的部分研究者策划编写了这套《域外民族透视丛书》，力图从文化视角向读者展现当今世界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文化群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写作很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具有代表性。该丛书所选取的写作对象都是目前世界上有一定影响且特点比较突出的民族或族群。从原始的爱斯基摩人、吉普赛人到现代的日尔曼人，从落后的印第安人到发达的美利坚人，从儒雅的马来人到狂热的塞尔维亚人乃至彼此争斗不息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一而足。其次比较全面。本丛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十大民族或族群进行了客观介绍。从体例上打破了以往相关著述的模式，力图使读者能达到一卷在手，即知其详的效果。此外，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指导性。本丛书资料丰富翔实，但同时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对其特有文化现象的分析。因而无论是对专业研究人员抑或是普通读者都很有后益和教益。

当然，这套丛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不过，瑕不掩玉，对于它的出版，我们还是应该表示祝贺的。同时，我们也由衷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开阔读者朋友的文化视野，进而使其对域外民族文化群体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996年12月8日

目 录

序	金炳镐
引言	(1)
一、众说纷纭的漂泊者	(4)
1. 以讹传讹的称谓	(4)
2. 客从何处来	(6)
3. 迁徙异国之谜	(8)
二、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	(12)
1. 遍布世界的一族	(12)
2. 饱受人间磨难	(16)
3. 寻求自身空间	(26)
三、游离于时代边缘的传统社会	(32)
1. 血缘关系与族群归属	(32)
2. 家庭、家族及部落	(34)
3. 继嗣与财产继承	(41)
4. 注重法制管理	(44)
5. 崇尚尊老爱幼	(47)
6. 女性拥有特殊地位	(49)

四、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5 3)

1. 固守传统的文化模式..... (5 3)
2. 地域性突出的共同语言..... (5 6)
3. 与现实相碰撞的传统教育..... (6 0)
4. 为我所用的宗教信仰..... (6 4)
5. 有口皆碑的歌舞艺术..... (7 5)
6. 奇异的谋生手段..... (8 1)

五、别具一格的风俗习惯 (9 1)

1. 个性与实用兼具的服饰..... (9 1)
2. 墨守传统的饮食..... (9 3)
3. 行居并用的大篷车..... (9 8)
4. 繁杂奇特的婚俗..... (100)
5. 氛围隆重的丧葬仪式..... (104)
6. 良莠掺杂的禁忌约制..... (106)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111)

引 言

提到吉普赛人，我们的许多读者可能会马上联想到性格自由奔放、文化奇异神秘、世代漂泊流离的一群人。的确，从表面上看，这可以说是对吉普赛人极富传奇经历的高度概括。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数百年来，吉普赛人及其生活方式一直成为文坛和影视界竞相翻“炒”的素材。从17世纪文学大师塞万提斯的《吉普赛姑娘》到19世纪著名作家梅里美的《卡门》和一代文学巨匠雨果的《埃斯美拉达》，再到经典影片《巴黎圣母院》（法国影片，根据雨果的《埃斯美拉达》改编）、《叶塞尼亚》（墨西哥）、《吉普赛少年》（英国）、《大篷车》（印度）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消磨的印象。然而，尽管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都取材于生活，但是经过艺术加工而成就的最终产品又必然要高于生活，这就决定了人们通过文学和影视作品来认识吉普赛人视野的局限性和距离的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吉普赛人并非天生就是流浪天涯、四海为家的民族。他们的先民是公元4世纪以前就生息在印度北部（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邻的区域）的罗姆族。公元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由于突厥人大举侵入，许多罗姆人被迫弃家出走，沦落异乡。到了公元12世纪，高尔王朝又一次入侵印度北部，并在此建立政权，进行残酷统治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当地人民（多为罗姆人）不堪忍受欺榨与迫害，纷

纷成群结队迁徙国外，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

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吉普赛人饱经千辛万苦，创造了与众不同的流浪文化。他们赶着行居并用的大篷车，带着饮食必备的铜制饮具，弹拉着吉它和小提琴四处漂泊，走街串巷卖艺、乞讨、看手相、占卜、算命、打铁、医马、做小生意或者干各种不为人们所屑的杂活。吉普赛人这种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同这个流浪民族的特殊渊源、发展历程及其生存环境和文化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当人类文明步入到 90 年代的今天，吉普赛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如同一块古老的化石，仍在幽幽地散发着怀恋故旧的浪漫情怀。如果稍加留意，便会很容易找到这种传统的遗迹，比如许多国家的吉普赛人依然将马拉的大篷车充作交通的工具。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化，现代的文明和观念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吉普赛人，社会的整合作用迫使他们的传统文化必须与先进文化相互借鉴、协调。于是，现代的吉普赛人已经同我们想象中的那群人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差异，诸如在欧洲和美洲多数国家中的吉普赛人已经开始用汽车作为流浪的代步工具了。而且，相当多的吉普赛人自动放弃了世代沿袭的流浪传统，倘若环境许可，经济条件适当的话，他们轻易是不会变换住址的。据粗略统计，全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吉普赛人仍在浪迹天涯，其它约四分之三的吉普赛人已分别在所在国定居下来。由于自身的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各所在国政府在住房和就业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为吉普赛人提供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吉普赛人的传统职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骗子”、“不诚实”等对吉普赛人的误解正在欧美一些国家日趋淡化，他们的社会形象和地位也相应得

到了改善和提高。

对于吉普赛这样一个交织着传奇与浪漫、沧桑与苦难的民族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在世界上以各种文字出版的有关吉普赛人研究的著作、论文以及与该民族相关联的口头传说、叙事诗、故事集和史料汇集等著述竟已超过万种之多。与之相比较，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起步较晚，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员更是寥寥无几。据笔者所知，从70年代末至今，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的赵锦元先生等几位学者在作专门研究。很显然，这种状况同读者渴望比较详尽地了解认识吉普赛人的要求不相适应。缘于此，笔者试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借鉴他人的科研成果，以小册子的形式对吉普赛人的历史、现状和文化等层面作简略评述，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他们的轮廓，以图更多的人从中有所收益。倘若真能做到这点，那将是作者的最大愿望所在。

当然，由于本人学识浅陋，资料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由衷祈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一、众说纷纭的漂泊者

1. 以讹传讹的称谓

“吉普赛”(英文 Gypsies 的音译)一词是外界对吉普赛人最通行的称呼。它是英文“Egyptian”(埃及人)转译的产物。事实上,这一称谓完全是外部社会在不了解吉普赛人特殊渊源的前提下强加给他们的。

据历史记载,在 15 世纪初期,一支经由西奈半岛进入埃及的吉普赛人部落几经周折跨上了位于欧洲大陆西部的英国和法国的疆土。当此之时,英国人和法国人见他们来自埃及,并且从他们的形体和外貌看,这伙肤色黝黑、毛发呈黑色、眼睛为深褐色的流浪者同埃及人非常接近,于是就自作聪明地把他们视为埃及人了,“吉普赛人”的名称也由此讹传开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英语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辐射范围日趋广阔,也于无形之中推动了这一讹传播散的速度和范围。时至今日,“吉普赛人”的名称已经为世界上多数民族所接受。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吉普赛人除了“吉普赛”的称谓之外,还因分布地域不同而拥有近 40 种称呼,就此而言,或许称得上是世界记录了。在诸多的称呼中,目前还能时常见到的主要有十余种。比如西班牙人称呼的吉坦努(Gitano)、希

腊人 (Greeks)、波希米亚人 (Bohemians)^①、日耳曼人 (Germans)、佛莱芒人 (Flemings)、新卡斯蒂恩人 (New Castilians) 等；荷兰人称呼的希腊人和希登人 (Heidens) 等；法国人称呼的波希米亚人、撒拉逊人 (Saracens)、毕斯凯恩人 (Biscayans) 等；波兰人称呼的斐利斯蒂尼人 (Philistines)；瑞典和挪威称呼鞑靼人 (Tartars)、摩尔人 (Moors) 等；独联体诸国称呼的茨冈人 (Zigani) (意大利的 Acingani 和 Zingari、西班牙的 Zincali、法国的 Tsiganes、波兰的 Cygani、德国的 Zigeuner、葡萄牙的 Ciganos、匈牙利的 Czigani、土耳其的 Tchinghiane、叙利亚的 Jinganih 等均与 Zigani 音近，且所指相同) 等。据考证，上述名字都是吉普赛人曾经漂泊流浪过的地区或国家的名称，每逢他们移居一地，那里的人们便将吉普赛人浪迹过的地名或国名“慷慨地授与”他们。

面对纷繁不一的称谓，吉普赛人从不搞“拿来主义”，而是一概予以排斥。他们简单地以罗姆人 (Rom) 自称。“罗姆”一词在吉普赛人的词汇中意指“人”，这种独特的称谓恐怕在世界上是唯一的，它也许能很直白地体现吉普赛人顽强的生存能力。进入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吉普赛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 1965 年吉普赛人的第一个国际组织——罗姆人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ittee For Rom) 成立以后，罗姆人的称谓开始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但由于传统积习的惯性作用，这一名字播散的范围十分有限，倘若要以此来取代吉普赛这一讹传，恐怕会是件很遥远的事

^① 对前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地区的称呼，也曾经是日耳曼语对捷克地区的称呼。

情。

2. 客从何处来

放眼全球，除了犹太人以外，肯定找不出第二个民族像吉普赛人那样，广泛地散布于世界各地。他们如同空中的云彩一样，行踪不定，终日在世界版图上漂泊流浪。或许是移动过于频繁和历史久远等缘故使然，他们竟忘却了自己先民孕育、生息的故土。外部社会也从接触这些丢了祖宗的“不孝子孙”之初，就将他们编入另册，不屑于与之为伍，也根本不可能耗费精力去帮助他们寻找故土，拾回失去的历史。而是主观臆断，将吉普赛人曾经浪迹过的一些国家或地区视为其发源地。于是，“埃及说”、“波斯说”、“希腊说”等诸多未加考证的假想纷纷出笼，各种观点尽陈己见，相互攻讦，给这个本来就神秘的民族又平添了一层迷雾。这种令人困顿的状况一直延续了数百年，直到18世纪末期，研究者们才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答案。

世间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蕴含着一些偶然因素，解开吉普赛人生世之谜的发端也是如此。那是在1763年的某一天，匈牙利学生瓦累在同来自印度北部马拉巴的几位留学生闲聊时，突然发现：他们的语言词汇和匈牙利境内的吉普赛人的词汇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他的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语言学家鲁格迪（德国）、格雷热曼（德国）和雅各布·布莱恩（英国）等人的重视。他们先后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对吉普赛方言和古印度语作了非常细致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吉普赛方言的元音和辅音体系显然脱胎于印度梵语，发

音和拼写规则与之相类似，语法规则也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由此，推断出了吉普赛人的语言来源于印度次大陆的结论。

语言学家们缜密的推论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吉普赛人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们各自从专业角度印证了语言学家观点的正确性。

人类学家们罗列了大量极具说服力的论据，认为吉普赛人的褐色肌肤、黑色眉眼、棕黑色头发，以及头型、血液等指标都十分类同于印度人种。

历史学家借助历史资料，从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着手研究，最终把吉普赛人与印度北部的古老民族——罗姆族(Rom)联系到了一起。

罗姆族(印度语音译，意思是“以歌舞为生的低等人”。)能歌善舞，擅长占卜算卦，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以此为维持生活的终生职业。英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探险家奥列尔斯坦远涉重洋到印度进行实地考证后指出：大多数罗姆人靠卖艺谋生，他们游历江湖，没有固定职业，除个别演技超众者能够过得起奢华生活外，大多数罗姆人都要在卖艺之余兼事一些卑贱的工作，如守更、扫大街、刑场卒役、日常工匠等等。尽管罗姆人多才多艺，且善于维持生计，但却受到印度的其他民族的歧视，被禁止与其他民族通婚。英国学者布莱恩·凡赛—菲茨杰拉德在其《英国的吉普赛人》一书中这样描述现代印度的罗姆人：他们是“生活在贝哈和西北省邦的流浪部落，许多生活习俗与吉普赛人一致。他们随身携带着破烂不堪的芦苇帐篷，四处游荡，在邻近村落的地方安营扎寨。一旦他们从村民们身上榨干了油水，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罗姆人人口众多，但仍然置身于社会的下层，充当乐师、铁匠和皮革工人”。

从相关的史实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古代罗姆人与遍布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契合点。虽然经历了岁月的磨蚀和地理上的阻隔，但是，他们之间的传承血脉依旧相连。至此，在诸多学者的通力合作下，吉普赛人的身世之谜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释。忘却了故土的流浪者，终于找到了落叶之根。

3. 迁徙异国之谜

早在公元4世纪之前吉普赛人的先民罗姆人，就已经在印度北部这块热土上生息繁衍，但却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动机的驱使下，他们的先民告别了故土，走上背井离乡的漂泊之路的。时至今日，这个谜面还在“游戏”着人们，学术界的争论还仍旧看不到定论的苗头。

有的学者认为是因某种天灾人祸（如饥荒、战争等）造成的。意大利的保罗·阿波里教授在他于70年代末期征集出版的《契莱思塔内民歌选集》一书中指出：许多吉普赛民歌都持此说。但单纯以口头传说的方式来破解如此复杂的问题，其可信度不得不令人怀疑。

有的学者认为吉普赛人的迁移是他们对宗教的态度不虔诚的缘故所致。法国现存的部分史料记述了这方面的传说。1427年，一批自称“祖籍埃及”的吉普赛异教徒到达巴黎。据说此前他们曾被基督徒征服过，基督徒们将接受基督教洗礼作为吉普赛人继续在原地生活的条件。迫于压力，他们便皈

依了基督教。后来，当阿拉伯人侵入之时，他们又放弃了基督教而改信伊斯兰教。对于这种对宗教信仰采取实用主义的轻率态度的作法，德国皇帝、波兰皇帝以及其他欧洲有权有势的基督徒甚为不满，他们派兵进行武力干预，欲使吉普赛人“改邪归正”，重新信奉基督教。为了直接控制吉普赛人，他们规定如果没有教皇的同意，吉普赛人在其国内不准拥有土地。另外，还要求他们全部赴罗马朝觐教皇，以示赎罪。朝觐结束，教皇命令他们做持续7年的世界旅行，途中不得卧床停留，籍以表示悔悟。于是，吉普赛人便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上述史料记载似乎言之成理，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破绽百出，单凭“祖籍埃及”这一点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

也有的学者将吉普赛人流亡原因归结为异族的入侵。其中，典型的说法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征服所致。根据中世纪阿拉伯和印度的历史记载，阿拉伯人曾在公元7世纪末期出兵占据了北印度（今巴基斯坦）。嗣后，他们在那里设立总督区，征收入头税，整个管理政策比较宽松，并未造成吉普赛人外迁的局面出现。9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逐渐衰落，并走向分裂。10世纪时，在异军突起的突厥人的打击下，再加之内部乱哄哄，阿拉伯人被迫困守巴格达和两河流域，已无力染指印度大陆等区域。由此可以推断，吉普赛人的流亡始于10世纪阿拉伯人入侵的说法显然有悖于历史事实。

另外一种代表性的异族入侵观点把矛头指向了蒙古人。据一些史料记载，1398年铁木尔亲率十余万铁骑由中亚一带杀人印度北部等地，为了谋求生计，大批吉普赛先民被迫逃往异国他乡。但是，这次入侵时间与语言学家根据对吉普赛

人语言的分析研究所推断的吉普赛人先民流亡的时间（公元十世纪前后）不相吻合，因此，也不能把蒙古人的入侵视为造成吉普赛人先民最早迁移的原因。外族入侵吉普赛人原居地充其量是使更多的吉普赛人先民涌入流浪行列的因素而已。

综合诸家所言，比较可信的说法应当是突厥人的入侵是吉普赛人迁徙流浪的最直接原因。公元十世纪中叶，崇尚武力的突厥人日益强盛起来。他们乘阿拉伯帝国分裂之机，摆脱阿拉伯人的奴役，建立了独立的伽色尼王朝。王国初建，便四处扩张，征服了包括印度西北部在内的大片势力范围。伽色尼国王马茂德穷兵黩武，肆意发动战争，仅1001年到1027年间，就先后17次举兵进犯印度北部的罗姆人地区。他们每到一处，劫掠财物，无恶不做。罗姆人为求生存，纷纷逃离这处人间地狱，形成了中世纪印度罗姆人历史上的第一次集团式移民风潮。12世纪，伽色尼王朝让位于高尔王朝，在以后长达三个世纪的极权统治过程中，罗姆人又经受了多次战争的洗礼，无力抗争的罗姆人只能逆来顺受或者逃离故土寻救避难。久而久之，流亡逐渐成为了他们的生存积习和手段。

逃离印度本土的吉普赛人先民首先抵达波斯，稍作休整后，兵分数路继续流亡。其中一路经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来到东欧诸国，进而扩散到全欧洲；另外一路由波斯取道土耳其进入希腊，然后转道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希米亚、德国，再由这些国家向整个欧洲辐射。15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开始对吉普赛人实施排斥和迫害政策，生存的威胁又一次降临到吉普赛人身上。但天无绝人之路，当时发现的美洲新大陆给他们带来了希望。随着欧洲殖民者向美洲大陆移民，吉普